

诗歌中的心事

谢有顺 著

闽籍学者文丛

第二辑

MINJI XUEZHE WENCONG

张炯 吴子林 主编

对话比独白更重要
想念一种有感而发的诗歌
词语的冲突及其缓解方式
诗歌内部的真相
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
诗歌在疼痛
诗歌在前进
学身体学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诗歌中的心事

谢有顺 著

闽籍学者文丛

第二辑

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歌中的心事/谢有顺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17. 3

(闽籍学者文丛/张炯, 吴子林主编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211-07525-6

I. ①诗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诗歌评论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I207.2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3324 号

诗歌中的心事

SHIGE ZHONG DE XINSHI

作 者: 谢有顺

责任编辑: 潘静超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电 话: 0591-87533169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
电子邮箱: fjpph7211@126.com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

邮政编码: 350001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福州市晋安区福光路 23 号

邮政编码: 350014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75

字 数: 286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1-07525-6

定 价: 4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总 序

本丛书为闽籍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精选集。

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隅。南临大海，有一条美丽绵长的海岸线，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；北为武夷山脉等群山所隔，又略显局促、逼仄。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，一方面，使闽地学者不安于空间狭小的故园，历经磨难而游学四方，冲出“边缘”进入“中心”；另一方面，又有一种与“中心”相疏离的“外省”特色，在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。这有力地塑造了闽地文化独特的“精神气候”：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，善于借助异域文化经验、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、完成自己，建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话语，占据着学术思想的高地。

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中原文化渐次南移，尤以唐宋为甚，故闽地学人辈出不已。在 19 世纪末、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，福州、厦门被列入“五口”开放，西学进入沿海城市，闽地涌现许多文化先驱，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。如，“开眼看世界第一人”的林则徐，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，译介域外小说的林纾，等等。此后，闽地文化人如鲍照诗所云“泻水置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”，以其才智和气魄在激烈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。

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化又一转型期，闽地文化人再次异军突起、风云际会，主动发起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数次

意义重大的论战，发出时代的最强音，大大深化了80年代以降的文学变革和思想启蒙，成为学界思想潮流的“尖兵”。为此，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文学理论、批评界的“京派”“海派”“闽派”三足鼎立之说。这对于一个文化边缘省份而言，既是悠久历史传统的复苏，也是未来文化前景的预期；既是一项殊荣，也是一种鼓舞。

当代学术中“闽派”的提法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，更是一种文化概念。这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群落，散布全国各地学术重镇，每个人的文化素养、价值观念、审美向度和言述方式大相径庭，但都在全国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力，充分展现了八闽大地包容万象的气势。职是之故，我们不拘于一“派”之囿，以“闽籍学者”定位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。

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，我们欣然编选、推出这套“闽籍学者文丛”，其志在薪梓承传，泽被后学，为学术发展尽一绵薄之力。古人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闽籍学者阵容强大，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，以检阅闽地学人的学术实绩。

这是“闽籍学者文丛”的第二辑。本辑推出的是我国当代文学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、文学史家、文学评论家，既有年逾九旬的老学者，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；每人一集，收录有分量的代表性论文，凸显“一家之言”的戛戛独造。

如果时机成熟，本文丛还将进一步扩大规模，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一如既往地提出宝贵的建议。

张 炯 吴子林

2016年12月9日

序

近年来，有几点感受越来越强烈，有必要写下来，供自己备忘。

一是现在文学活动越来越多，诗歌活动更是不少，文学交流似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伦理，仿佛不交流即无法写作。可是，在当下这个普遍崇尚文学交流的语境里，我们是否忽略了文学的另一种本质——写作的非交流性？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，都不是交流的产物，恰恰相反，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、冥想中产生的。曹雪芹写作《红楼梦》时，能和谁交流？日本《源氏物语》的诞生是交流的产物吗？更不用说《诗经》中那些作品的诞生了。很显然，这些作品的出现，并未受益于所谓的国际交流或多民族的文化融合。它们表达的更多是作家个体的发现。正因为文学有不可交流的封闭性的一面，文学才有秘密，才迷人，才有内在的一面，所以本雅明才说，写作诞生于“孤独的个人”。“孤独的个人”是伟大作品的基础。现在中国作家、中国诗人的问题，不是不够开放，不是交流不够，恰恰是因为缺乏“孤独的个人”，缺少有深度的内面。很多作家、诗人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国外从事各种文学交流，作品却越写越差，原因正是作品中不再有那个强大的“孤独的个人”。所以，好的作家、

诗人应该警惕过度交流，甚至要有意关闭一些交流的通道，转而向内开掘，深入自己的内心，更多地发现个体的真理，锻造那个强大的“孤独的个人”，写作才会因为有内在价值而有力量。

二是在一个普遍鄙薄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，要大胆肯定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成就。文学研究界一直以来对时间有特殊的迷信，总是推崇时间久远的文学，鄙薄当下的文学写作与文学实践。于是，研究先秦的，看不起研究唐宋的；研究唐宋的，看不起研究元明清的；研究元明清的，看不起研究近代的；研究近代的，看不起研究现代的；研究现代的，看不起研究当代的；研究当代的，看不起研究华文文学的；研究华文文学的，还看不起研究网络文学的呢。文学研究界存在这样一种荒唐的逻辑。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比较为例，大家普遍认为现代文学中有大师，成就要远高于当代文学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观念是要反思的。难道六十多年的当代文学的成就真的不如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吗？想当然耳！在我看来，当代文学的成就早已全面超越现代文学——这么简单的事实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直面而已。除了短篇小说和杂文的成就，因为有鲁迅在，不能说当代超越了现代，但在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诗歌、文学批评等领域，当代文学的成就显然已全面超越现代文学。你能说当代长篇小说就没有超越《子夜》和《家》么？你能否认当代中篇小说已远超现代的中篇小说么？你能说当代诗歌的成就不如徐志摩、戴望舒和穆旦么？你能说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不如李长之、李健吾么？甚至在散文方面，或许在语言的韵味上，当代作家还不如现代作家，但在散文的题材、视野及技法上，当代散文也已不亚于现代散文。所以，当代文学的成就已不亚于甚至已全面超越现代文学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，只是大家因循旧见，不愿作出独立判断而已。仅仅因为现代作家普遍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建构，他们才更容易被经典化，而当代作家即便写出了杰作，因为他们承继的是已有的语言遗产，也容易被

轻化。今天，到了应该公正对待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时候了。即便当代文学还有各种问题，但我们应该大胆承认它取得的成就，更不该以现代文学的辉煌来压抑当代文学的成就了。特别是诗歌，这些年的成就远远超过小说，它对现代人生存经验的解析，精细、繁复、深刻，在语言探索上也有不凡表现，尤其值得珍视。

三是当代文学当然有很多问题，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渐渐失去了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，越来越少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。多数作家满足于一己之经验，依然沉醉于小情小爱，缺少写作的野心，思想贫乏，趣味单一。比起一些西方作家，甚至比起鲁迅、曹禺等作家，当代作家的精神显得太轻浅了。私人经验的泛滥，使小说、诗歌叙事日益小事化、琐碎化；消费文化的崛起，使小说、诗歌热衷于言说身体和欲望的经验。那些浩大、强悍的生存真实、心灵苦难，已经很难引起作家的注意。文学正在从精神领域退场，正在丧失面向心灵世界发声的自觉。从过去那种政治化的文学，过渡到今天这种私人化的文学，尽管面貌各异，但从精神的底子上看，其实都是一种无声的文学。这种文学，如索尔仁尼琴所说，“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，而这种真实，即使没有文学，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”。什么是“主要的真实”？我想就是在现实中急需作家用心灵来回答的重大问题，关于活着的意义，关于生命的自由，关于人性的真相，关于生之喜悦与死之悲哀，关于人类的命运与出路，等等。在当下中国作家、诗人的笔下，很少看到有关这些问题的追索和讨论，许多人的写作，只是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摩，他们普遍缺乏和现实与存在进行深入辩论的能力。这可能是当代文学最严重的危机。我之前看《星际穿越》这部科幻电影，感触很深。一部好莱坞的通俗电影，尚且可以思考关于人类往何处走，人类的爱是否还可以自我拯救等深刻的精神母题，何以我们的作家、诗人却只满足于探求那些细碎的、肤浅的生活难题？当代作家、当代诗

人要实现自我突破，就必须重获对重大精神问题的发言能力，彻底反抗那种无声的文学。

确实该为写作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了，这是文学的大体，识此大体，则小节的争议，大可以搁置一边。从其大体为大人，如孟子所说，“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”立其大者的意思，是要从大处找问题、寻通孔，把闷在虚无时代、欲望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，只有这样，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，才会重新找回一种大格局。

目 录

序	(001)
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辑 为诗歌申辩

乡愁、现实和精神成人

——为诗歌说一点什么	(00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诗歌与什么相关	(02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?

——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	(03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追问诗歌的精神来历

——从诗集《出生地》说起	(040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诗教”的当下意义	(05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诗歌是不知道的，在路上的	(059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	(08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诗歌内部的真相	(11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	(12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诗歌在疼痛	(13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诗歌在前进	(13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文学身体学	(155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辑 理解诗人

回到事物和存在的现场

——于坚的诗与诗学	(182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分享生活的苦

——郑小琼的写作及其“铁”的分析	(19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写出生命的热烈与凉意

——论田湘的诗歌	(20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生命的探问与领会

——谈谈冯娜的诗	(22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为山水立心	(23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词语的冲突及其缓解方式	(24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走向“综合”的诗

——我读哈雷的诗歌	(26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	(27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向下的，慢的

——读梁平的《重庆书》	(276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想念一种有感而发的诗歌	(28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读诗：经验与叙事	(28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种有方向感的写作

——关于雷平阳的诗歌	(310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学术简表	(31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：对话比独白更重要	(32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辑 为诗歌申辩

乡愁、现实和精神成人 ——为诗歌说一点什么

应该为诗歌说一点什么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小说可以畅销，散文可以名世，话剧可以成为政府文化项目，批评也可以寄生于学术场，唯独诗歌，一直保持着边缘和独立的状态。没有市场，没有版税回报，也没有多少文学权力的青睐，它坚韧、纯粹的存在，如同一场发生在诗人间的秘密游戏，有些寂寞，但往往不失自尊。我见过很多的诗人，他们大多以人生作文，以性情立世，热爱写作，尊重汉语，对诗歌本身怀着深切的感情，即便遭到旁人奚落，内心也不为所动，常为自己能觅得一句好诗喝酒、流泪。在这样的时代，还有这么多贵重的诗心活跃在生活的各个角落，确实令人感动。相反，小说虽然热闹，但越来越像俗物，有些甚至还成了混世哲学的传声筒。我见过很多小说家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几乎从不谈论文学，

除了版税和印数，话题无非是时事政治或段子笑话。这和诗人们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我无意于在这种生存状态之间分出高低。我只是想说，细节会泄露一个人的内心，正如圣经所言，“人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”。心被物感之后，写作岂能不受影响？一个日益平庸和粗鄙的时代，势必产生平庸和粗鄙的写作；这个写作大势一旦形成，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就诞生了。

今天许多中国人正走在这条路上，作家们也普遍被这道洪流卷着走，缺乏自省，作品多为一时一利而写。无病呻吟，心如坚铁，自我复制，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通病，尤以小说、散文为甚。如果作家没有了悲伤和愤怒，没有了灵魂的失眠和不安，如果文学不再是有感而发，不再对人世充满理解之同情，写作还有何存在的意义？中国人讲人如其人，知人论世，所谓“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”，这都是老调重弹了，今天却有重申的价值。不能奢望从一颗斤斤计较的心灵里会产生出广阔的文学，正如不能梦想伟大的作品会从浅薄的游戏精神中生长出来。一个时代的写作总是和一个时代的灵魂状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，越过写作者的灵魂图景奢谈文学，这不过是另一种精神造假而已。

文学应该向我们展现更多的信念和诚实，从而告别虚假和平庸；面对触目惊心的心灵衰败，作家们应该尊灵魂、养心力，积蓄健旺、发达、清明的生命气息，来为写作正名。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，进行一种无关痛痒的写作，不过是在浪费生命而已——要意识到这一点，需要作家们有一种写作的胆识，真正在文学上精神成人。木心说：“五四以来，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，原因是作者的‘人’没有成熟。”^①这话是很深刻的。没有精神成人，写作就如同浮萍，随波逐流，少了坚定、沉实的根基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，势必像洪流中的泡沫，很快就将消失。

① 木心：《琼美卡随想录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77页。

诗歌总是不断地对这种生存境遇提出抗辩。我当然知道，诗人中也有玩世之人，几近胡闹的写作更不在少数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这正是当今诗坛的生动写照。但是，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写作，诗人中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者，诗歌也比其他文字更纯粹、更真实、更见性情。文学已经落寞，诗人的激情依旧。真正的诗歌，不求时代的怜悯，也不投合公众的趣味，它孤立的存在本身，依然是了解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证据。

我甚至认为，这些年的文学，最热闹的是小说，成就最大的当属诗歌。在这个时代，仍然有很多诗人，穷多年心力，就是为了探索如何更好地用语言解析生命，用灵魂感知灵魂，这多么难得。当小说日益简化成欲望叙事，日益臣服于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写作律令，很多诗歌却仍保持着尖锐的发现，并忠直地发表对当下生活的看法。许多新的话题，都发端于诗歌界；许多写作禁区，都被诗人们所冒犯。诗人可能是受消费文化影响最小的一群人，风起云涌的文化热点、出版喧嚣，均和他们关系不大，他们是社会这个巨大的胃囊所无法消化的部分，如同一根精神的刺，又如一把能防止腐败的盐，一直在时代的内部坚定地存在着。优秀的诗人，总是以语言的探索，对抗审美的加速度；以写作的耐心，使生活中慢的品质不致失传。

正是因为存在这些“孤独的个人”，使我对诗歌一直怀着一份崇高的敬意。

在虚无主义肆意蔓延的今天，诗歌是“在”和“有”的象征。存在缺席时，诗歌在场；别人失语时，诗歌发声——理想中的诗歌总是这样。诗歌是诗人真实性情的流露，是诗人生命的自然运转和发挥；它为此在提供注释，为当下想象未来；它为生命的衰退而伤感，为灵魂的寂灭而疼痛。诗歌的存在是要告诉我们，在俗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，在凝固的精神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精神的可能。“吾青春已逝/国家依旧年轻/少年们日夜加班/赶制新的时装/老同志老当益壮/酝酿新的标语/啊 人民 继续前进吧/吾一人独自

老迈/落伍 腐朽/读《论语》 诵唐诗/韦编三绝 绝处逢生/在自己的秋天/蜕化为古人”（于坚：《便条集》）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。“一个世界为什么不是一个梦想/请给我们看看那真正的容颜”（东荡子：《鸟在永远飞翔》），这是一个生活疑问。“我在五金厂，像一块孤零零的铁”（郑小琼：《水流》），这是一种生活状态。在这样的诗歌中，我能分享到一种自己生活里所没有的经验和感受。

因此，我常常在想，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了诗歌，我们到底会失去什么？毫无疑问，经济不会受其影响，社会秩序也会照旧，大家照样工作，照常生活，正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，风往南刮又向北转，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变化，但我们能不能由此就证明诗歌是无用的、多余的？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嘲笑诗歌的力量，正是源于对一种多余的、私人的、复杂的经验和感受的剿杀，好像一切没有实用价值和传播意义的微妙感受，都不应该存在。这个以诗歌为耻的时代，正被一种实用哲学所驯服，被一系列经济数据所规划，被冷漠的技术主义所奴役。而诗歌或文学的存在，就是为了保存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——它所强调的是，世界除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些，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这种可能性关乎理想、意义，关乎人心的秘密和精神的出路。离开了这些个别而丰富的感受，人类的灵魂世界将会变得粗糙僵硬、一片荒凉。诗歌反抗精神的一致性，它激发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存着梦想和希望，因此，有多少个诗人就有多少种诗歌，有多少种诗歌就有多少种生活的可能性。试想，如果没有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这样的诗句，我们怎能领会汉语的壮阔？如果没有陶渊明，我们怎能想象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也是一种高迈的人生境界？

——这并不是对诗歌价值的高估，而是我想借此重申一种诗歌独特的品质。诗歌在今天遭到时代的冷落，试图用投合公众趣味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已经无济于事，诗歌的出路在于退守，在于继续回到内心，发现和保存那些个别的、隐秘的感受。诗歌不能让

我们生活得更好，但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多。钱穆说：“我哭，诗中已先代我哭了；我笑，诗中已先代我笑了。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。有些境，根本非我所能有，但诗中有，读到他的诗，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。”^①他对诗歌的理解，说出了诗歌所固有的基本价值。

二

诗人要为另一种人生、为更多的生活可能性，站出来作证。因此，面对诗歌，诗人们不仅是去写作，更是去发现，去生存，去信仰。

意识到这一点，诗歌境界会变得开阔。美国学者马克·爱德蒙森在《文学对抗哲学》一书中说：“哲学家是精英中的一员，而诗人是一个民主分子，众人中的一人。”^②这可以看作是对诗人精神身份的一种恰当描述。诗歌的“民主”，在于每个诗人都是“一人”，但这个“一人”必须是“众人中的一人”。说句实话，我现在越来越厌倦那种无视“众人”的小圈子话语游戏——经过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的诗歌革命，用语言撒娇，或者用诗歌写隐私，都是肤浅的诗歌行为，不值得惊奇了。诗歌发展到今天，应该出现一个更广大的整体性变革的图景，局部性的修补或变革，意义已经不大。但是，越来越多的诗人，正躺在现成的语言成果里享清福，没有多少人注意，诗歌在今天正发生哪些整体性的、秘密的变化。

^① 钱穆：《谈诗》，见《中国文学论丛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，第124页。

^② [美] 马克·爱德蒙森：《文学对抗哲学——从柏拉图到德里达》，王柏华、马晓冬译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7页。